

神人宋尚节

1901-1944

神人宋尚节

H P

2012

编者：苏佐扬

出版：基督教天人社

香港尖沙咀邮箱 95421 号

香港红磡宝其利街 2G 黄埔唐楼 A 座 1408 室

Tel: (852) 23637013 Fax: (852) 23307379

www.weml.org.hk

2012 年

By John E. Su

Heavenly People Depot

P.O. Box 95421 T.S.T. HONG KONG

2012

目錄

宋尚节博士传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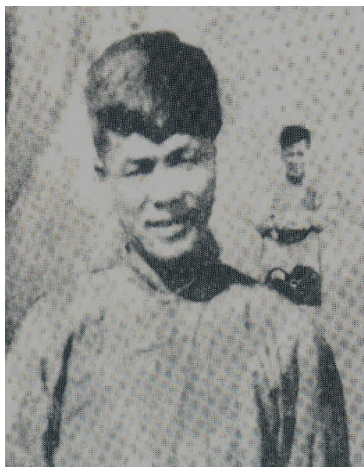
神人宋尚节博士颂

前言

壹、我所认识的宋博士

貳、宋博士的人生面面观

参、神人宋尚节博士年谱



宋尚节博士传略

博士藉福建莆田，父为教会名牧，生于乙九零乙年九月廿七日。少聪颖，学冠同侪。长留美工读，获化学博士学位。既而蒙召，尽弃其所学，毕生致力于传道，有东方慕迪之称。乙九三五年秋莅星，主领奋兴。大会，宣扬真道，痛斥异端，受感皈主与献身传道者，无虑千百。博士到处领会，辄立布道团，襄助当地各会堂。曾应南洋各地教会之请，四度经星，道踪所至，灵恩丰随。教会因大复兴。乙九四四年八月十八日，博士鞠躬尽瘁，息劳归天，葬于北平，享年四十有四，金炼灵修神学院同人暨星洲基督徒布道团特建斯堂，以资纪念云尔。

主历乙九五六年十二月廿二日 立石

(上述文字录自星洲金炼灵修院内宋尚节纪念堂石碑，为真光堂郭可模牧师所撰并书)。





神人宋尚节博士颂

他虽然不是一位神学毕业生，
但他是一位真正读过神学的傅道人。
他虽然自认脾气不好，
但他是一位绝对顺从神旨的仆人。
他虽然曾接受很多物质上的捐助，
但他绝对不贪财爱世。
他虽然有许多足以夸耀的长处，
但他宁愿述说主奇妙的恩典。
他虽然觉得自己不完全，
但他竭力与神同行。
他虽然遭受到许多人的批评与反对，
但他绝不灰心。
他虽然活在世上不到四十五年，
但他的工作果效至今犹存。

神人宋尚節博士

前言

宋尚节博士，在近代中国教会所点着的复兴之火，至今仍然在各地地方燃烧与照耀着。近年来在海外布道，到处听见热心爱主的同工与信徒们回忆神人宋尚节的谈论，许多人都怀念他，似乎他还没有离开世界，事实上他还活着在人们心中。

一九五三年，我在星加坡金炼灵修院讲道时，该院院长吴静聆女士对我说，他们要在灵修院的院子内建筑一间宋尚节博士纪念礼拜堂，表示对这位神人的敬仰。当时还未建筑，现在却已建筑完竣，在其中事奉主。我也曾两次在其中讲道了。星加坡还有一个基督徒布道团，已有廿余年历史，也是宋博士所提倡组织的，至今仍然继续布道，抢救灵魂。

其实菲律宾方面，虽然没有宋尚节博士纪念堂，但基督徒布道团，和星洲的一样，有百余团员，为主作工，也是宋博士所组织的，菲律宾基督徒对于宋博士的敬仰与怀念，至为深切。

去年我在台湾布道九个月之久，几乎每一个地方的老信徒，都与我谈起廿余年前宋博士在台湾工作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但台湾地方并没有一个像菲星二地的布道团，用以纪念宋博士，更无纪念性的建筑物对他表示怀念，但台湾信徒们爱护宋博士的深切与诚恳，并不亚于菲星二地的信徒。

在星洲，菲岛，台湾、印尼和泰国、越南，都可以见到很多传道人与信徒(包括华侨与泰、越、印尼人)，是在宋博士主领的培灵布道会中信主、复兴或奉献的。他们和我谈论到宋博士之时，

都是讲得有声有色，似乎宋博士昨天才走的样子。青年的一辈信徒，未见过宋博士未听过他讲道的，都很想知道他的生平。可惜到目前为止，除了宋博士口述的一本〈我的见证〉外，还没有一个中国基督徒为他写过一本「宋博士传」，以鼓励后辈基督徒。

一九五一年七月，我在出版的天人报中，曾刊载钟培德牧师所写的一篇「怀念神人宋尚节博士」。当时我颇有意出版一本「宋博士与我」，征求各地同工撰写回忆录。可惜近年来因为在远东各国奔走，未能安静进行此事，但我仍然觉得中国基督徒有出版此书的义务。因此我在此撰写此小册以抛砖引玉，希望各地同工与读者，不吝珠玉，将你们对于宋博士的观感写下来，我们的天人报很乐意刊登，以后汇集成书，出版问世。

我再恳切地要求在星洲，菲岛，台湾及泰、越、并印尼地区的基督徒，如果你愿意坐下来一两个钟头，写一篇与宋博士有关的回忆录投寄本社，本社定陆续刊出在天人报中，然后出专书(如有兄弟实在愿意执笔而害怕文字不通顺者，这问题很简单，只要像说话一样写下来，本社当负责重写也)，使这小册慢慢变成巨册，是所至祷。

一九五八年

壹、我所认识的宋博士

**.....他曾引导我们走上奉献的道路
我们应该完成他未竟之工.....**

一九三二年那一年，我正十六岁，但我已经在教会内教了两年主日学。除了教主日学外，也为几间教会弹琴，教会内所有的聚会，我都设法尽量参加，连禁食祷告会也不例外。

有一个主日，牧师宣布下礼拜将有一个布道团，从上海来这里讲道，这些布道团员不是外国人，乃是中国人。我们都期待着一个中国人的布道团的驾临。

一、本地老番

培灵布道会开始了，教会内人山人海，很多人是带着好奇心来的。讲员中主要的一位竟然用英语讲道，但他是中国人啊！广东人称这种人为「本地老番」，即本地的洋人。这位本地老番，讲的英语发音既不正，又快如放机关枪，连外国人有时也听不懂。翻译的是一位广东人，本事高强，翻得头头是道。

这位「本地老番」，原来就是宋尚节博士，翻译的是在夏威夷工作的李道荣牧师。宋博士虽然讲英语，却是身穿篮布长衫，头发活像希特拉，半掩前额，眉粗眼大，毫无笑容，生得颇怪，使初见者颇具戒心，不知此公来自何方何处，属何家族。幼年时对宋博士的印象只有那么多。

二、请人奉献

聚会的人越来越多，堂为之塞，约有七百人。最后第二天

晚上，讲道后问甚么人愿意献身事主，请举手。许多人都举手，我也举了手。「请到前面来」，许多人都走到讲台前站着，我也跟着大队人马前进。宋博士为我们祷告，为我们奉献，声泪俱下，我们深受感动。那时宋博士才三十二岁，比我大十六岁，但他领导我走上奉献的道路，直到今日，我没有后悔，我永远记得那一个奉献的晚上，我永远怀念这位神人，每逢想起他不惜性命事主的热诚，我会流下热泪。

第二个晚上，他要我们将姓名地址和代祷的事项写下来交给他，他愿意为我们祷告。我遵命写了交给他。他送给我们每人一节金句，我所得的是路加六章廿六节：「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这样的半节经文当作礼物送给朋友，真是咄咄怪事。我当时不懂，但现在我懂得了，因为这节经文奠定了我人生基础许多基柱中的一条，每一次想起宋博士所赠送的这一节经文，我便在主面前低头默祷，默想主所说的「我心里柔和谦卑」的高尚人生。

宋博士走了，我奉献的人生道路于是开始，我时常默想主的旨意，将来主要我为祂作甚么？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将来要做一位牧师或是一位周游布道的人，幼年的我，是一个沉默寡言，不善辞令，不能作雄辩的人，怎能为主传福音？我只希望自己在圣乐上和文字上事奉祂就好了。

十八岁那一年，蒙畲光棠先生介绍我到了山东滕县，在华北神学院读书，那是一个神迹，因为我本来没有希望到山东去的。当时从香港到山东去，比现在由香港到美国去还觉得遥远与困难，但到底我去了，上主永远是那么信实可靠。

三、无 谱 怎 弹

第二年，一九三五年之冬，宋博士在江苏徐州府长老教会主

领大聚会之时，那位在聚会当中弹钢琴的外国女教士，因为无法不看琴谱而为宋博士弹他所唱的奋兴短歌，宋博士请她不要弹，要教会另外找一个可以不看琴谱也可以弹的人来伴奏。教会负责人着了慌，马上打电报到山东滕县华北神学院去请救兵。神学院的音乐教授华德教授(PROF. WALTON)也着了急，遍思全校学生，不知谁可胜任。当天晚上来问我，我说：「宋博士上的奋兴短歌集，我差不多全部会唱，也可以不看琴谱，弹奏自如，如果没有唱过的，只要博士干唱一次，我便可以为他伴奏了。」华教授大喜，叫我收拾简单行李，明天一早坐火车南下到徐州府去。被请到另一省去弹琴，真是破天荒，当时心中热血沸腾。

到了徐州，找到长老会，宋博士正在讲台上唱着：「主必保守我。」我不用自我介绍，把简单行李放在一边，便在钢琴上弹奏起来。众人已经在三次聚会中「干唱」了，忽然钢琴有声，都向我这边看过来，而且颇觉诧异。宋博士看见有人弹琴了，他特别兴奋，唱了又唱，唱了又唱。后来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条手帕来（从前的中国人都用手帕，现在的人才改用纸巾），对会众说：「你们都拿出手帕来，和我一样，举高手帕，一边唱，一边摇。」于是千多条手帕在头上左右摇动，成为手帕海。可惜当时没有照相机把这情境拍下来。于是宋博士高举他的手帕，一边唱，一边摇，并且在讲台中左右走来走去，他唱：「主必保守我」，我也在钢琴上出力弹奏。

3 5 3 2 1 - . 0 1 3 1 7 6 - .

主 必 保 守 我 ， 主 必 保 守 我 ，

5 1 3 5 7 6 5 3 1 6 3 2 1 - .

因 我 救 主 如 此 爱 我 主 必 保 守 我

他唱到第三句时，「如此爱我」的爱字延长号时，他却唱了二十拍，我也就钢琴上用 C 及 F 和弦万马奔腾左右弹奏，手为之

酸，到第二十拍时，「崩」的一声弹一个 F 和弦，大家都笑起来，实在是大笑，最后才唱「主必保守我」。宋博士唱短歌不依曲调，也不循节拍。「主必保守我」一歌本为 F 调，他随兴之所至，竟唱成 A 调，我也照弹 A 调无讹。

这是我第二次看见宋博士的机会，而且有机会与他同工，但他没再用英文，乃用不纯正的国语，也不是与伯特利布道团同工，乃是单独作战。聚会期间，我住在海侓幸登牧师府上 (Rev. Hamilton 现居台北)，天气严寒，外面积雪盈尺，我还记得海牧师府上每天烧着取暖的炉，一同谈论宋博士如何被神重用。

四、一 鸡 一 天

有一天，我与宋博士一同吃饭，是在另一位教士府上，我和他面对封面坐着，他吃着半只鸡，默然不语，在拚命的吃。听说他每天要吃一只鸡，也要吃虾，因为他是一位化学博士，当然研究过食物的营食，鸡与虾都是有高度营养价值的食品，供给身体旺盛的力量，使他可以在讲台上来往跳跃，百跳不疲。

我很清楚记得，我虽然天天为他弹琴，但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我觉得他不容易亲近，虽然他在讲台上有时讲得听众捧腹大笑，但他自己脸上毫无笑容，所以我不想和他说话，他也不知道我为何许人，不过我实在有话要和他谈。

五、大 夫 音 变

这一天我们一同吃饭，我觉得这是机会了。宋博士在讲道时常说：「有办法，请大夫，没办法，请耶稣。」「大夫」二字国语应读为「代夫」(Taifu)，不是读「大小」的大 (Ta)，但宋博士时常读错了「大夫」，二字，所以我请他改正，以免人听不懂。我对他说：「宋博士，北方人称医生为大夫，大字应该念成代。」他起

初还不明白，后来一同吃饭的那位教士证明我所说的对，他就相信了。当天晚上他在台上提到「大夫」的时候，有时读成大小的大字，有时读为「代夫」。这一件事虽小，但我觉得宋博士这种谦卑的态度，是许多人所望尘莫及者。

大聚会完毕，我赶回山东滕县去上课，宋博士也到别的地方去继续他伟大的任务了。

六、冲破难关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的话，宋博士到山东滕县华北神学院去主领复兴培灵会是在一九三六年春天三月（注）。华北神学当时为华北及东北最高最大的基督教教育中心，有神学生、高初中学生，小学生等千余，许多在北方教会任传道及牧职的，都是从这里受造就的。当时一般人认为宋博上不易攻破这一关，因为他们很理智云。可是神的灵运行之时，不管什么样的铁石心肠，都要被溶化如水。

聚会地点是在校外搭了一个可容千余人的大棚，于是我又有机会与宋博士一同事奉主，因为神学当局要我弹钢琴。聚会是顺利而奇妙地在进行，宋博士在台上看见又是我在那里作无谱弹琴有一点奇怪，以为我又从徐州跑到滕县来。然而事实上，他还不知道我并非来自徐州。

注：我在天人短歌所题及宋博士到山东滕县主领聚会后，我开始作第一首天人短歌，是记忆上的错误。「大山可以挪开」，是第一首，但这歌是作于一九三五年，一位以前在福建听道时获得宋博士赠的经节的同学（陈无穷牧师）在一九三五年请我为他作曲，所以这首歌放在第一。宋博士到滕县正确日子应为一九三六年三月。

七、代 祷 百 千

第一天早上散会后，我与宋博士还有很多人一同从校外走回校内，我便告诉宋博士：「我是在这里念神学的。」他一知道我是华北神学院的学生，便马上想到许多奉献的年青人，可能我是以前在他讲道时献身的，便问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苏佐扬。」「苏佐扬？我记得你，我时常为你祷告。」博士时常为我祷告？他还记得我？我一方面觉得快乐，一方面在狐疑。宋博士继续问我说：「你是不是从香港来的？」他连我从什么地方来的也记得，他真的有很强的记忆力，宋博士看着我，面露欣悦之色，我也看着他，心中满了快乐。

据我所知，宋博士每次在聚会中，都请人奉献事主，他愿意将这些奉献者的名字和地址写在一个本子上，每天按次序为若干人代祷，我当然也在这被代祷的行列中。他只要念过几次这些名字，便有多少印象，所以当我将名字告诉他之时，他觉得一点也不陌生，马上想起我是属于「香港区」，的奉献者。

一位与宋博士在祷告上有分的同工告诉我说：「请宋博士代祷的人越来越多了，他有十几个名册，人名成百成千，有时他祷告，不能逐一把名字再念一遍，事实上他已经把这些名字念过很多次，所以把一整本的名册放在神前面代祷说：主啊！我为这名册上所有的兄弟姐妹代祷……。他也给我一册，叫我和他一样为那一册人代祷，好与他分担作祭司的责任，所以他每天为人代祷是真实无讹的。」

宋博士虽然没有像我们这样念过几年神学，但他在美国疯人院中所念的「神学」，是真正在神面前学习的。他在我们神学院里所讲的道与在徐州府对一般信徒所讲的毫无二致，但我们一百四十多个神学生和近千的其它学生与神学教授，中学教师和许多信徒，无一不因他的讲道而感动。圣灵攻破这一关，许多同学在主

面前认罪悔改，得了复兴，也有许多同学在主面前温习他们的奉献，重新在主面前点燃将残的奉献灯火，许多人都蒙恩，我也不能例外。

当时我自己的幻想乃是：「如果能跟着宋博士到处去布道多好，最少我能为他弹琴。」可是，主并没有这样安排，祂有另外一种计画使用我。

八、医 病 椅 边

宋博士为人祈祷医病，是有辉煌的成果的。近代中外都所谓「神医」的传道人，但据我所知，有些神医传道人是行医来沽名钓誉的，甚至只行神医而不传道，或以为自己有能力可以医病而非靠圣灵的大能配合求医者的认罪与信心，因此以神医来号召人来听道，这些错误的态度，殊不足取。

宋博士为人祈祷医病的格式很特殊，他事前不为他行神医的事作任何宣传，也不过问求医者所患何病。据我亲眼所见，求医者集中在神学院的礼堂中唱诗，讲台上放一个屏风，不让台下的人看见台上的情形，宋博士在屏风后跪下恳切祷告，有两位弟兄在台上「送往迎来」。我也有机会曾在台上。求医者逐一上台跪在屏风后的椅子边，宋博士一边祈祷一边用左手按在求医者头上，然后「拍」的一声，用右手出力拍在他自己的左手背上，于是吩咐求医者下台，疾病也就离开了求医者。

宋博士医病完毕，便声嘶力竭，有疲倦感。

当博士患病的那四年八个月当中（一九四零至一九四四年八月），许多人都谈论同一问题，「宋博士能祈祷医好了千万人的病，为甚么不能医好自己的病？」是的，「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正如主耶稣被钉的时候一样。主耶稣也曾引用过当时希拉人传来的俗语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路四 23）医生怎能医治自

己呢？在不能医治自己之时，只好顺服神的安排，是最痛苦的安排，但对于神人有莫大的益处。

九、天不假年

然而，我们在人的立场看来，宋博士之所以「早死」(活了不到四十四岁)，天不假年，比主耶稣多十一年，可说是死于「我们」手中。我们只晓得请他到我们的教会来主领大聚会，一处聚会完毕，跟着就是第二处，真是马不停蹄，席不暇暖。他虽然在爱护他的人府上获得鸡与虾和其它有高度营养的食物，但他的休息与睡眠并不充份。凡有周游布道经验的传道人，都会体验现到那种难以形容的疲劳，那种疲劳不只属于身体方面，也是属于心灵方面的。

宋博士不只是过度疲劳，而且旧病时常复发，所以致命。他在美国半工读时，身体受了很大的亏损，开刀不久，因为经济困难，又要作工，伤口未能复原，以致终身受苦，他的死，是死于肺结核和癌，这两种病都可能是由开刀后未能复原的伤口而来。

许多人都说他们爱护宋博士，但事实上他们「爱他」而未「护他」。我们喜欢听他讲道，他就拚命讲，我们并未对他有充份的体恤。教会有许多中医西医或医学专家，虽然因他得了复兴，但没有为他的健康作最细心的着想，让他病，让他痛，让他病入膏肓，痛断肝肠。所以我说他死是死在我们手中。

一九三七年，就是七七事变，中日战争爆发的那一年，察哈尔张家口美普会要在七月十四日开始一个礼拜的盛大培灵会。我的一位同学是那里的传道人，他向教友介绍请我去为宋博士弹琴，我不假思索，因为这是我与宋博士同工的又一机会。但很可惜，因为卢沟桥事变，宋博士从山西赶回上海，不能到察哈尔去，察哈尔信徒失了再一次蒙恩的机会(一九三三年，宋博士曾到察哈

尔一次，但效果甚微，因为当地教会不信派力量甚强）。可是我不畏战争与困难，竟依约由山东滕县到察哈尔张家口去。当时乘火车的困难是难以形容的，主从那时开始使用我为祂工作，直到今日。我开始了一个华北旅行布道，那时我才廿一岁，在察哈尔、绥远，山西三省到处主领聚会，每到一处都听见人们谈论宋博士的事迹，称他为复兴中国教会的一位使者。

十、唱主恩典

一九三八年，宋博士首次到泰国去，路经香港，曾在一间三楼的小教会内讲一次道，当时知道的人并不多，但我在场。我迟到所以坐在最后面。我听见他唱短歌，他这样介绍说：「这首短歌是我们中国的一位青年所作的，我很喜欢唱，所以我教你们唱。」等他唱起来之时，我知道他把旋律唱错了，但他唱得很诚恳而动人，原来他所唱的那首短歌就是天人短歌第九首：「祂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祂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见本书后天人短歌第九首）

当时他不知道我在场，散会后我也没有机会和他谈话，但我知道他很喜欢唱我所作的这一首短歌，这是他在上海所学会的。后来在星加坡讲道时也教他们唱，所以在星加坡出版的「奋兴短歌集」里也把这一首短歌加进去（奋兴短歌 189 首）。

十一、病入医院

一九四零年（太平洋事变前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宋博士在北平首次动手术，协和医院证实宋博士已有多年在肺结核和癌症下，受了不少痛苦。第二年，我开始入内地在东南西南及西北作艰苦的抗战布道，到处都遇见因宋博士讲道而蒙恩的人，每一谈起宋博士讲道的情形，都是同样的问我：「宋博士现在在甚么地方？听

说他病了，是不是真的？」是的，他病了，自从日军侵占中国更广阔的地方和远东各国之后，宋博士便开始躺在病床上了，凡被日军占领的远东各地，许多都是宋博士到过的，他们在日军占领期间虽然受了许多苦，但宋博士所点燃的复兴之火，在他们心灵中变成一种忍受的刚强力量，使他依然忠心事奉主。

十二、结 核 缠 绵

宋博士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最后一次离开星加坡的，次年一月十八日在上海开始患病，不能再出国到南洋去。在离开星加坡刚刚一年，宋博士在北平协和医院第一次动手术。一九四一年正月廿八日第二次开刀，八个月后，可以再行动，但不能像以前一样主领聚会，只在北平香山寓所中讲述病中所获得新的信息，口述叫人笔记。一九四三年，第三次开刀，病况已转为严重，那是在天津。一九四四年，二次世界大战最紧张之年，宋博士又在北平作第四次动手术，听说结核杆菌已进入后脑，希望甚微。

十三、好 友 流 连

当时许多在天津北平及附近地区的神仆们，时常来为宋博士祈祷，也有些在他的卧室中侍奉他像自己的弟兄一样。大家既然从医生方面所透路的消息获悉他已不久于人世，就更舍不得离开他。这些爱护他的朋友中有王明道先生，杨绍唐牧师，顾仁恩先生，毕咏琴小姐，刘素琴小姐和张周新先生等，好友流连，不忍离去。当时还有很多别的神仆们，恕我不能列举。

一九四五年我在重庆中国灵修学院教圣经，与贾玉铭牧师同工，听贾牧师说：「听说宋博士已经去世」。我心中凄然，但由北平传来的消息既不详尽也甚迟慢，我们大家对于他的死讯都十分怀疑，不过后来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多，也越使人悲怆。

抗战胜利时，我正在中国西北甘肃等省周游布道，两年后，一九五七年，我回到上海，在内地会作文字工作。我内人的二姑丈张周新先生有一天从北平南下，要到杭州天凤山去建筑恩典院，特意来看我们。我从张先生口中才详细知道宋尚节博士病中情形和去世前后的景况（张先生于一九六一年死于北平）。

十四、书来自天

张先生也是宋博士工作果子之一，悔改之后热诚事主，曾舍去一切跟从主，两夫妇刻苦传道。张先生也模仿宋博士传道的方方式，在各处传道，带领不少人归主和献身事主。当宋博士病卧床第之时，张先生夫妇到北平香山去侍奉他。有一段时期每天均在宋博士寓所中侍奉在侧，宋博士在病中口述灵感之时，也请张先生为他记录，张先生称这些由宋博士口述的灵感之言为「天书」。张先生曾有意出版此天书，后因种种困难而未果，但其中一部份已被「泄漏天机」传了出来，被人付印了。

张先生时常跪在宋博士床前为宋博士祷告，也为那许多献身者和要求代祷者而祷告。宋博士曾对张先生指示，希望他将来在全中国设立五间恩典院，以栽培下一代游行布道的人才。张先生在杭州设立恩典院时，我适在杭州工作，差不多每天都到天凤山去看他建筑，与他一同祷告。

十五、建恩典院

宋博士所希望建立五间恩典院的地点乃是华北在北平，华东在杭州，华南在广州或香港，华西在重庆或成都，华中则在汉口或武昌，北平与杭州两处已经设立，其余三处有待将来了。

宋博士曾六次到新加坡，两次到泰国，两次到印尼，一次到菲岛，一次到沙罗越，所以他对于海外侨胞布道工作，至为重规。

他希望从这五间恩典院中所造就出来的年青人，有一部份能作海外宣教师，以便将福音传遍海外。

「工作未成，我即去乎？」宋博士假如活到今天，他的工作将不止为中国人传福音，也可能在全球五大洲对各民族传福音，震动整个世界了。不过，他是有远见的，他知道将来会有很多中国宣教师，到海外去散布于各个地区，对华侨和对各国人士传扬福音。这种工作，宋博士永远没有机会再做到了，责任乃落在你我身上，我们应该秉承先人遗志，「传道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十六、天上再见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六日，宋博士觉得离世归天的时候快到，他把这种感觉告诉宋师母，当天晚上睡得很香甜，事实上他曾一度死去。第二天早上，他又还魂，似乎还有些事没有做。许多朋友都站在他的床前，他提议要唱三首短歌，众人都同意。他要唱的短歌乃是「有一地比日中更光彩」(奋兴短歌第六首)，「十字架，十字架(第一——一首)」，和「耶稣是全世界于我」(第九十三首)。众人唱诗时，忍不住流泪，因为都知道这位神人快要被接到父家去了，唱诗后，宋博士又熟睡了许久。

那时，宋师母不住祷告，她祷告中有一个题目乃是：「求主不要在半夜把他接去」。她有点着慌，当天(十七日)晚上，宋博士睡到十一点多，对他师母说话，他师母很多晚上都未熟睡，颇感疲倦。宋博士说：「不要害怕！主耶稣已经在门口了，还有甚么可怕呢？」宋师母当夜未曾入睡。

十七、神人安眠

宋博士睡到第二天早上七点七分，当时是初秋时节，七点钟天已经开始亮了，宋师母发觉她丈夫已经断了气，心脉不再跳动，

知道主已经将他接去。他的亲人与许多朋友一早就站在他旁边，大家都在床边安安静静为这位一代神人祷告，希望他离世时安详而去。他虽然断了气，但和熟睡没有分别，脸上没有一点痛苦的表现。

王明道先生自动宣布要主持神人的丧礼。

这一天是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八日，地点在北平香山。

他是生在一九零一年九月廿七日的，地点在福建兴化府莆田县。

在世的日子共四十二年十个月零廿一天。

由传道开始到去世，共十五年。

实际在外奔跑的日子只有十一年（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九年）。

八月十八日下午五时正，在宋博士寓所中举行丧礼，由王明道先生主礼，王先生所讲乃是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十八、香 柏 木 棺

随即，宋博士的身体被放在一具香柏木棺中，室中就满了棺的香气。葬礼于八月廿二日举行，许多朋友从北平天津来参加，还有下列各地的代表赶来，为这一代的神人举哀，他们来自山东烟台，福建厦门和福州，广东汕头。当时在日治时代，出门至为困难，但有三百多人赶来参加出殡行列。

王明道先生主礼，他用耶利米一章四至十九节的经文来叙述宋博士的一生，说他像流泪先知一样的坚强、勇敢、忍苦、忠心，完成神伟大的使命，他是这一代的「铁柱」，(十八节)，责备教会与社会的罪恶，不徇情面，忠心至死，堪为后代神仆最佳模范。

宋博士的香柏棺木是由一班教会领袖们抬到葬地去的，三百

多人同声而流泪地唱宋博士所心爱的诗歌，其中一首是「主耶稣阿，想起了你」(奋兴短歌一七四首)。他被安葬在香山树木众多的一块地里，那地方是宋博士经常独自灵修之处。

十九、与主见面

神人虽然已经离开了世界，他已经在主里获得真正的安息，但人们似乎不相信他真的已经被主接去。八月廿五日，他的朋友制造了一具木的十字架竖立在他安葬之处，他有一天要从那里起来，冲破死亡而出，被提到天空中与千万圣徒一同与爱我们的主永远见面。

我们可以想象当宋博士那天早上离世时，他的灵魂被众天使带到主耶稣面前，可能主会从祂的宝座站起来，走下来，拍着他的肩膀对他说：「尚节，辛苦了，现在你可以休息，你所作的已经尽你所能的，你是一位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永远的荣耀吧！」我们可以想象宋博士这时会谦卑跪在主面前下拜，亲祂、摸祂、欣赏祂，「这就是我相信的主，也是我一生所传扬的基督。」

二十、忠仆良善

神人已到天上，我们还在人间，他已经完成所托的任务，我们为主做了什么？他的工作是金银宝石，我们所做的可能是草木禾稻。他被人赶走，却被神带进；我们可能远离神旨，钻进人意中。他死掉肉体，对付自我，轻看世界；我们可能放纵肉体，表现自我，紧握世界。他甚可能被主称为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将来在主前要接受什么批判呢？不要只羡慕他已完成的伟大工程，要努力我们未完成的任务。神不希望这时代只有一个神人宋博士，神渴望有千万个这样忠心事主毫无自我的仆人。可能你也

是主所拣选要被祂重用的宋博士第二，如果你肯完全为祂生存的话。

在我们所出版的天人报中，曾刊登过两篇有关宋博士的文稿，我不是只希望只有两位中国基督徒写作有关这位神人的史迹，我希望有更多曾因他而蒙恩的人们会撰写更多有关宋博士的资料，以鼓励及帮助下一代及无数代的中国教会，使中国教会有更长久的复兴。阿们！

宋博士的人生面面觀

一、他虽然不是一位神学毕业生，但他是一位真正读过神学的传道人。宋博士在美国卫斯理大学获得文学士学位（B.A.），时在一九二三年，后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化学硕士学位（M.SC.一九二四年）。两年后在同一大学里获化学博士学位（Ph.D.）。后来他有感动要读神学，由富勒牧师（Rev. Wilkur Fowler）介绍到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据说该神学信仰很新，当时院长的姓很怪，称为 Dr. H. S. Coffin 直译为「棺材博士」，他真是一具庞大的棺材，将许多献身事主的青年人的信仰都扼杀了。宋博士在那里读了一学期，后来神的灵深深感动他，变成一名疯狂热心传道的学生，结果被该学院当局那位棺材博士和几名新派巨头，其中有富士迪博士（Dr. H. E. Fosdick）把他关在疯人院里。当然那些把他关在疯人院里的美国博士们是真正的疯子，宋博士才是真正脑筋清醒的人，因为他真正明白神的旨意。

在疯人院一百九十三天里，他将全部圣经一一八九章细心读了四十遍，而且用许多时间祈祷，默想，蒙圣灵光照，明白主的道比许多在神学院里读四年的神学生甚至许多传道多年的人还多还透澈。他在疯人院中真正的读了「神学」，向神直接学习，所以他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传道人。

他虽然没有在信仰纯正的神学院攻读和毕业，但他的父亲是一位热心事主的牧师，他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而且在母腹中就被母亲将他奉献与主。他从小就认识基督道理的教训，而且在十三岁时便开始学习事奉主。因此我们可以说，宋博士对于主的道

自幼即有深刻的造就，并不只是在疯人院中研读圣经时才明白真理。

二、他虽然自认脾气不好，但他是一位绝对顺服神旨的人。凡是与宋博士接触的人，对他总是七分敬爱，三分惧怕，因为他平时毫无笑容，而且脾气暴躁。他天生头大，脑强，前额略突，性格暴躁，个性坚强，极易冲动。他脾气不好的明显表现不只在寓所里，也是在讲道上。在他讲道初期，有许多像下列的故事：他讲国语，有人为他传译为上海话，广东话，闽南话等。他的国语带着浓厚的福建兴化府莆田县的口音，发音不很正确，句子有时也很古怪，所以不是善于传译的人，不容易为他传译。有时他发觉传译的人传得不行，便顺水推舟地把传译者推下讲台，而在讲台上大叫喊：「赶快叫另外一个人上来替我传译！」这个「赶快」真是急急如敕令。被推下讲台的人当然面红耳热，无地自容，而在台下一时也没有人敢上台丢脸。有时他一连推下两三个传译的人，弄到聚会场面异常尴尬。后来别的地方获悉此事，便很审慎指定传译的人，那传译的人有时虽然不幸被推下讲台，但也不再怪他，因为已经知道他的脾气。

在他传道末期，他深知道这种不近人情的举动是不妥的，他承认自己脾气太不好，他已不能向那些被推下讲台的朋友一个一个道歉。

不但传译者被推下讲台，连弹琴的也有很多被他赶走，因为弹得不够快，或不能变调跟他伴奏（如 F 调变唱成 G 调，弹琴者不能变调弹奏时，只好不弹），或需要慢慢打开琴谱找他所唱的第几首。

他有时拒绝那些来求见的人，有时拒绝被邀请去某处讲道，也有时不吃摆在桌子上的饭菜，有时拒受别人送来爱心的礼物。

脾气古怪，难于亲近，难于了解，不易应付。

但是，这位与神同行像以诺、挪亚、亚伯拉罕、大卫等先圣的神人宋博士，乃是一位绝对顺服神旨的人。他虽然「不近人情」，却「非常近神心」。在他被美国人用欺骗的手段把他关在疯人院之时，他虽然两次逃走未成，但后来圣灵的光在他心中闪过，他明白这是神的旨意，便很安静地顺服而在疯人院中读真正的神学了。

在他与伯特利布道团同工的最后一阶段，因被人讲是非，误会他而被该团的外国领袖不客气地赶走，限他在某日将家庭迁出教会院子之时，他真是凄凉万分，觉得乌云满布，人竟是这样无情。但他在祷告中很快就清楚神的旨意，知道「人的赶出」，乃是「神的带进」。便毫不犹豫地顺服神的安排，开始享受苦难。

神果然带他走在更高的盘石上，走进更广泛的工场，获得更多灵魂信主，为神争取了更大的荣耀，造成使赶走他的伯特利布道团的领袖们足以毕生后悔而扪心不安的光荣战果。

据说：他父亲离世时（一九三四年），他曾在梦中看见他父亲站在他身边对他说：「尚节！我已经离世归天了，你还有七年的时间在世为主工作，所以你要为主殷勤工作。」这只是一个梦，但宋博士并没有因为他的「命短」而埋怨神，或像希西家一样在神面前撒娇，要求延长寿命十五年。宋博士乃是完全顺服神的安排，在那七年时间当中拼命工作，而且真的拼命，把命拼掉，不是为自己，乃是完全为主。他是一个真正顺服神旨的仆人，顺服而又加上忠心，才是真正的顺服。

三、他虽然曾接受很多物质上的捐助，但他绝对不贪财爱世。宋博士是有一个家庭要供养的，所以他的生活不能缺少金钱的接济。他最初与伯特利布道团一同去工作时，是每月固定领受生活费的，他的家也住在上海伯特利教会房子内。正像

任何游行布道家的经历一样，总有一些信徒喜欢用信封封入钞票送给他们所敬爱的布道家。宋博士也不会例外，当时据说伯特利布道团，对于捐款的收入，是有一个原则的，就是所有捐款均归布道团，不得由团员私自收受。

宋博士在伯特利布道团名义下工作不到三年（一九三一年五月至一九三四年正月），神使他的名字扩张，他的工作日渐繁重。伯特利布道团外国领袖方面获得情报，谓宋博士私受捐款，隐不归公。但宋博士否认此事，虽然否认，外国领袖一向以耳作眼，天下乌鸦一般黑，宋博士于是被迫脱离该布道团。

据素来与宋博士很接近的朋友在博士养病北平时，在畅谈往事中问及此事，宋博士很坦白地说：那只是一种诬捏。但神利用人的诬捏使他脱离人的道路走进神的安排。宋博士以后独自工作时，每一次有人用信封送给他时，他只是收下来，连拆都不拆，回到上海时便将所有的信封交给宋师母。他自己从来不去理这些捐款。宋博士后来去南洋各地获得捐款时，有叻币（马来亚与星加坡及沙罗越通用的货币），菲币、印尼盾、越南币、泰铢（泰国币）及美金等。据说在宋博士离世后，宋师母便靠这些「信封」养生，那些信封都是宋博士未曾开过的，足证他对于钱财早已看为粪土。他晓得如果一个神的仆人贪爱钱财的话，他有许多机会可以发财的，为什么要做传道人而发财呢？

四、他虽然有许多足以夸耀的长处，但他宁愿述说主奇妙的恩典。宋博士获得博士学位，懂得中、英、法、德、四国文字，当他获得博士学位后，中国、美国、欧洲都要聘请他受职或当大学教授，蜚声国际。当他回国开始周游布道的时候，他能用相当流利的英语讲道。后来单独工作时，他的声名，在全中国各省和南洋各地，真是如雷贯耳，是近世纪最著名而获得最

多人爱护的伟大讲道家。他虽然没有受过正式的神学造就，但在许多神学院里讲道能使神学教授和神学生深受感动而得复兴。他经常每天讲道三次，每次二、三小时，每处六、七天，而且在台上大唱大跳，可是经常精神饱满，毫无倦容，他不但讲道，而且所讲的都是自己所实行的。他是言行合一的传道人。

可是，当你首次与他见面时，他给你的直觉是，他好象是一个乡下传道人，他经常穿著一件蓝布长衫，外貌不扬，毫无博士不可亲近或不可一世的气派。他讲道时措词很普通，山东那些缠足的乡下老太婆也都听得懂而深受感动。他讲道时在黑板上所画的图画是简陋而又可笑的。他讲道态度粗野不文，在台上跳来跳去，不管人们对如何批评，他总是尽力用各种不同而未受过训练的表情方法来描述主的慈爱。他在讲道时从来不夸耀自己过去的荣耀，只在多方面述说主的恩典。他总觉得自己一无长处，亏欠太多。他希望尽量在仪表上表现得平凡，才能更多彰显主奇妙的恩典。

五、他虽然觉得自己不完全，但他竭力与神同行。

宋博士从来没有以「完全人」自居，他乃是天天努力追求长进，对付肉体。他没有自夸自己是一个完全圣洁的人，而责骂别人不圣洁。他时常在攻击罪恶之时，连自己也骂在内。他自知脾气不好，时常在讲道后的私祷中深责自己，可是在讲道时毫不客气的痛责人们的罪恶，尽量揭发教会的污点，使人晓得罪的可怕，而走上圣洁之途。

他攻击罪恶的结果，曾发生过许多动人的真实故事。许多假冒为善的人--包括牧师，传道人，长老，执事及种种色色的圣工人员--都受圣灵强烈光照而到讲台前悔改。但他自己也时常省察自己对世界、肉体和自我是否死透。他竭力与神同行，不愿在生

活与工作上叫主伤心。

许多与他同工过的朋友，和那些经常与他接近的人，都觉得他简直不是寻常人，有点幻想他是天使下凡，因为他是那样的靠近主，使别人从他身上好象一面镜子照出自己是如何世俗化的丑陋。他那许多似乎不近人情的动态，是一个真正与神同行者。他虽然言行有许多缺点，也不愿破坏他与神同心、同行、同工的甜密关系。他虽然觉得自己不完全，但在神面前，他有一个完全的存心。他为着讨神的喜悦，不惜付上最重的代价，忍受人们对他的厌恶。

他虽然身体带着一个痛苦而未愈的伤口，他虽然每天工作忙碌而疲倦，但他未曾忘记支取属天能力的唯一方法—祈祷，恳切祈祷，每天早上有时四点有时五点就起来祷告。他宁愿牺牲自己在地的生命，不愿意放弃与天父亲近的最大权利。

六、他虽然遭受到多人的批评与反对，但他不灰心。

世上没有一个人会完全赢得所有人的爱戴与拥护，宋博士亦然。

中国俗语有「曹操亦有知心友，关公也有对头人」之句，实为经验之谈。在他一生传道仅十一年多的时光中，固然赢得海内外千千万万人的爱戴与拥护，但他也遭受不少自以为义的人批评与反对。他在鼓浪屿举行全国性第二次查经聚会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曾当着一千六百多位由国内外各地来参加的弟兄姊妹们宣布，他过去曾有「三台之高，三山之低」。意即他在台湾曾在台北、台中、台南（三个台），受到台湾信徒极深的爱护（那是一九三六年四月），但同年五月，他到广东，在中山、佛山、台山（三个山）受到难堪的反对与奚落。在该三处的教会领袖怕他指责罪恶，不与他合作，但他并不灰心。当他在一九三四年被天津的基督徒邀请讲道时，天津所有的牧师和传道人曾一致反对开他们礼拜堂的

门让他讲道，这种反对是空前绝后而又强烈的。据说因为宋博士第一次到天津讲道时（一九三二年），曾在黑板上画一个牧师，指责牧师的罪恶，用藤鞭在黑板上猛打，以致那些牧师和传道人曾决定以后不再请他讲道。但宋博士决不灰心，也不生气，结果，天津的基督徒另找地方举行聚会，情形甚佳。

当伯特利布道团要他离职时，正如许多有同样经验的神仆一般，他被诬捏，心中难过之至，但他一想到主的使命，他便刚强起来，凭着信心脱离人的盲目，进入神的光明。当他在有些地方讲道之时，有人批评他种种不好，他听了未免难过，但他只当作这些是人生遥远道路上的荆棘，毫不介意，仍然靠着主的能力，用更大的信心去奔走更艰难的路程，直至走完为止。

宋博士像一个中国的不倒翁，任打不倒，其实任何一个真正了解神所托付的使命的仆人，也应该有不倒翁的精神。

七、他虽然活在世上不到四十四年，但他工作的果效至今犹存。宋博士生于一九零一年九月廿七日，卒于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八日。活在世上不到四十四岁，工作的时间也不到十二年，但他工作的效果不止四十四年，在他离世后归天的十五年（一九五九年），许多因他讲道而蒙恩的人，仍然在海外各地忠心事主，宋博士在他们心中所燃点着的复兴之火，仍然燃烧着。

在星加坡、马来亚、菲律宾、印尼、台湾和香港各地，我们时常会遇到有人说：某人讲道的情形很像宋博士，证明这些神仆身上带着宋博士的影子。有时有人在作见证或讲道时会追述如何因宋博士讲道而悔改信主，而得复兴，而奉献或再奉献。证明宋博士的精神仍在他们心中活着。

主耶稣活在世上只有三十三年，但祂工作的果效是永存的。人生的岁月不在长或短，乃在乎在生存的岁月中是否每一分钟都

与主同行，是否一生都遵行神的旨意。活着不在久暂，乃在活得有无价值。事实上宋博士在十一年多当中为主奔走的里程，讲道的次数和听道而蒙恩的人数，非普通一位传道人作一百年不为功。这就证明宋博士已作了一百年的圣工，或者说他虽然死了，他仍然作工，直作到一百年为止。马丁路得改教的功效，至今已有四百余年，如果主还未再来的话，宋博士工作的果效也不止存留四百年。他在世短暂的时光中，虽然有许多理想不能达到，但他是主的「心上人」。

一九五九年大暑完成于香港天人密室

参、神人宋尚节博士年谱

年代 记 事

- 1901** 九月廿七日，出生于中国福建省兴化县府莆田县。乳名「主恩」。
- 1909** 兴化府教会有空前大复兴，有三千余人悔改信主。
- 1912** 在纪念中学读中学，毕业后欲入金陵神学院未果。
- 1920** 二月十日先往上海，后在三月二日乘尼罗轮赴美，入俄亥俄州卫斯理大学，半工半读，因「工」过劳，身体受伤，一九二一年曾动手术，伤口未完全痊愈，因经济困难而被迫出院，成为一生身体病苦的主要原因。
- 1923** 六月十三日大学毕业，获文学士 (B.A.) 学位。同班三百同学，渠为最优秀毕业生四名中之一，并被选为 ABK (亚拉法、贝他、嘉巴三个希拉字母) 会会员之一，获得该会所颁发奖章及金钥匙一条，为荣耀学生的特征。
- 1924** 获得上述大学科学硕士 (M.Sc.) 学位，研究时间只有九个月。
- 1926** 再研究一年零九个月，获博士学位 (Ph.D. 博士学位统称为 Ph.D., 并不是专指哲学而言)。宋博士所得为化学系博士)，其中有两个月用作研究德文，只用两月时间便了解德文的科学课本，并被指定译述大量德文书籍为英文，主考当局以为宋博士曾研究德文多年。同年秋受感入神学院，在新派大本营「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进修一学期，考试成绩，在八科中有六科在九十分以上。心灵觉得虚空，在一浸会聚会中听一个十五岁的

美国女孩子讲道而深深受感，愿意寻求灵里的满足。

1927 二月十日，灵性有大转变，深悔己罪，在主前奉献，愿一生为主传福音。以后不再读神学，每日出外传道，被学院当局误以为他发疯，强迫他进疯人院，受尽病苦，被关在疯人院中一百九十三日，两次逃走均被捉回。八月三十日被释放准备回国。

十月四日由西雅图乘船返上海，再回到兴化府本乡，在太平洋上将一切学位文凭，金奖状和金钥匙都投在深海中，表示对世界死了。

1928 在兴化旧式结婚礼成家立室，婚后在兴化纪念中学教书。在本地卫理公会作义务传道人。开办传道人训练班训练传道人，又举办巡迴神学院，训练义工人员。

1929 首次在外主领聚会，先后到彭州、厦门与泉州。曾到江西牯岭参加传道人退修会。

1930 参加卫理公会兴化大会，受任为传道使，开始在恒春、德化、福清、延平等闽北一带主领聚会。离开福建到河北视察神学教育，准备到山东滕县，路经浙江的杭州、江苏的湖州、南京、河北的昌黎、山海关、北平、保定等等。

1931 二月到上海、南昌、九江、芜湖等地，在南昌有大复兴，灵性有大转变。

五月首次与伯特利布道团同工在江苏常州，因过劳而患心脏病。后与伯特利布道团到山东青岛、济南、泰安和滕县。

六月到上海，在伯特利夏令会主讲。

乘船返福建兴化，船沉，遇救。

九月与伯特利布道团到东北主领聚会，哈尔滨、海拉尔、

吉林、长春、营口等地。

十二月到山东黄县、平度、济南、青岛。

1932 正月在上海主领聚会。

三月与伯特利布道团到香港与九龙讲道，后到广州、广西的梧州、贵川、郁林，四月又回到香港九龙广州。五月一日在香港九龙便以利会接受浸礼。

六月到福建福州，七月在上海伯特利短期圣经学院主讲。

八月到广东梅县及汕头工作。九月到海口、保定、北平。

十二月到天津、郑州、回到上海。

1933 正月至二月到山东济南、济宁、黄县、登州、烟台与高密。

三月到河南开封、彰德、河北石家庄。

四月到山西太原、平定、平遥、洪洞。

六月到上海。七月主持伯特利第六届夏令查经会。

八月再访广东汕头。

九月到内蒙古即察哈尔的张家口、绥远的归化、包头、萨拉齐。再到河北保定，彰德。

1934 最后一次与伯特利布道团同工，在湖南长沙。后脱离伯特利布道团。

二月在上海单独工作，神为他开了全中国传道之门。

三月在江苏镇江、苏州、山东济南、滕县、平度、青岛、烟台工作。

四月在天津，遭教会反对，信徒另觅地方聚会。后到北平、杭州、上海、湖州、南京工作。

九月到福建福州、罗源、惠安、泉州、彰洲、厦门、广东汕头、广州与香港。

十一月到南京。宋博士令尊宋牧师离世。宋博士在梦中见其父对他说：他尚有七年可工作。

- 1935** 正月到广东揭阳，福建金井。
四月到北平。
六月开始，主为他开了海外传道之门，先到菲律宾的马尼拉与宿务。在马尼拉所组织的布道团，至今仍继续工作。
七月回到浙江杭州举办两礼拜的全国性查经大会。
八月卅日首次往星加坡，后入马来亚到麻坡、马六甲、芙蓉、槟榔屿、高打峇汝、实兆远等埠。在新加坡成立布道团，至今仍继续工作，现在的金炼灵修院中且建有宋博士纪念堂。十月十八日两次访问新加坡。
十二月回福建兴化。
- 1936** 三月到山东滕县和济南，后到江苏六合。
四月访问在日本政府统治下的台湾，在台北，台中及台南开会。
五月到广州及台山，后到江苏湖州及安徽宣城。
六月到香港。
七月七日到八月九日。在厦门召开二次全国性查经大会。
八月到广州、香港、九龙、福州。
九月三次访问星加坡。
十月到沙劳越的诗巫，该处布道团至今仍继续工作。
十二月四次访问星加坡，主领查经大会。
- 1937** 正月到山东。
六月到山西太原。
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中日之战爆发，未能到察哈尔开会。
八月在福州举行第三次全国性查经大会。
八月十三日回到上海，适值上海八一三事变，日军攻上海。
十月到陕西西安，安徽阜阳。
- 1938** 三月访问泰国。

五月到越南。

六月到贵州与云南。

十月四次访问星加坡，又到吉隆坡、怡保、太平、实兆远、
槟榔屿，后回上海。

1939 二月首次访印尼、在泗水、万隆、椰加达、马敦、梭罗讲道。

四月返上海。

五月十八日五访星加坡。

六月二次访问泰国及缅甸。

八月二次访问印尼，到椰加达、三宝垄、日惹、梭罗、马
吉冷、井里汶。

九月在泗水举行大会。

十月访问万加锡，安汶。

十一月最后一次访问星加坡，并到彭亨及雪兰峨二州。

十二月离星州返上海。

1940 正月十八日抵上海，开始病卧在床，但仍在上海讲道。

十一月十五日病重，南洋之行取消。

十二月四日遵医生吩咐到北平养病，入北平协和医院。

十二月十四日首次动手术。

1941 正月廿八日二次动手术。

七月七日出院到北平香山休息。

七月十八日其子约书亚夭折于上海。

八月廿六日宋师母与三女公子迁居北平。开始写公函十九
封与海内外各地的布道团团长，并作诗十五首。在家中
每日举行查经会。

九月，健康稍佳，可行远路。开始每日口述圣经寓道故事。

1943 三月廿七日第三次动手术。

六月廿四日离院返香山，不再讲道。来访朋友渐多。

1944 五月健康情形恶劣，六日在北平德国医院接受第四次手术。

七月一日返回香山。

八月十六日预知将离世。

八月十七日唱圣诗三首。

八月十八日早上七时七分被主接去，同日下午五时被放在棺木里，王明道先生主礼，讲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

八月廿二日被埋葬于香山，王道明先生主持葬礼，讲耶利米一章四至十九节。神人从此安息，等候主再来时复活。